

絢堂遺稿

992

16-10020

緒言

絅堂公學涉古今識見高邁而志不在詩文
時作之亦觸感遣興耳故隨作隨逸豈無完
稿此編僅拮据手帖所錄及書與人者而成
蓋不過十之二三而措辭又不免^經蕪^雜然公
之精神則存乎文字章句之外一緇之亦足
以見其精忠純孝終始不渝矣讀者取意略
辭可也

大正十三年

校編者謹識

絅堂遺稿

有悔堂記

原忠順名其堂曰有悔請余書有悔二大字
因為書之且為之記以與焉忠順為人容貌
秀麗嫣然美丈夫而其中有弘毅不拔之操
與外貌絕不相似昔者漢張子房狀貌如婦
人女子而能佐高祖以定天下然則人固不
可以貌取也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余於

忠順亦云。忠順供事左右。恪勤于朝夕。在江
戶邸者有年焉。平生好讀書。雖職事鞅掌之
際。手未嘗釋卷。余察其志。如不以今人自處
者。年二十四。奮然大悔曰。大丈夫居世不能
匡君澤民。而齷齪與庸輩同伍。豈可不慨哉。
今之所以事君者。則非真所以事君之道也。
於是斷然辭職。入昌平。螢發憤讀書。日夜勉
勵。不怠。學殖文章。彬彬可觀。今者。歸期在近。
因預擬以有悔。名其讀書之堂。蓋取諸易也。
夫悔有二焉。有無益之悔。有有益之悔。悔而

不改。是無益也。悔而能改。是有益也。人之有
悔。固不如無悔之為愈。然不有悔焉。何得無
悔乎。是忠順之所以有悔也。夫忠順能有此
悔。而後家可修矣。國可興矣。我之有忠順。是
國之幸也。抑余因之有感焉。大凡今之人。靡
不有始。鮮能有終。忠順隨悔隨改。日復一日。
善終若始。使今日之悔。為有益之悔。而不為
無益之悔。則他日之所進。豈啻子房而已哉。

書製茶錄後

自古有道之主。欲治其國。安其民者。必先正

經畝謹田租。倉廩充。府庫實。上下同其利。然
後仁義以導下。政令以正下。而人知方矣。大
抵人情所最急者。飲食衣服也。苟於此不足。
則有相私意。有相奪意。至相私相奪。而雖導
以仁義。正以政令。豈有遽服者哉。孔子曰。足
食。孟子曰。五畝之宅。植桑。又無恒產。因無恒
心。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然則欲仁義以導下。政令以正下。則在先
富其國耳。執斗提衡。日夜奔走。爭尺寸之利。
此果足富邦家歟。抑亦區々恤小貴。鹿食敝。

衣。貧入恡出。此果足富邦家歟。意此二者。僅
足以利一身耳。安足富邦家。自古量入為出。
邦家之成憲也。雖然。一歲之所入有限。而一
歲之所費無定。水旱盜賊。凶年飢歲。何限。或
土木之事。或軍旅之事。不可預圖者。徃々有
之。是以一歲之入。不足以補一歲之費也。處
之道如何。在於不空地力而已矣。古人有云。
一人不耕。一國受餒。一婦不織。一國受凍。嗚
呼。一國之中。人口數萬。而一人一婦。空其力。
則弊遂至於此。况於有空地力者乎。其弊亦

可知矣。是故或墾荊棘之野，或培磽确之地，視各宜其地者。若稼穡，若種樹，其他可以補邦家之用者，一一研究，施設焉。而後地力無有空者。財用無有不足者。地力已盡，財用已足，則復新閘，蓄畬，埋斥鹵，以補土地之不足。如此數年，則土地益拓，財用足。至此前所言水旱盜賊，土木軍旅之事，一不足驚心也矣。原忠順夙有見于此，其在昌平黃也。讀書有暇，則地理、土木、稼穡、種樹之書，至養蠶、養鷄等之書，遍問之書肆，或謀之學友，搜索謄寫。

以備他日之用，其用心至矣。今茲九月，登高津原山，考其土地之肥瘠，與氣化之寒燠，彷徨良久，忽見北方山脚，蜿蜒曰：此地可以種茶矣。夫茶好暖氣，而惡暖地；惡寒氣，而好寒地。苟欲種茶，莫如此地也。乃就所嘗輯之書中，特抽製茶書一卷，刪其冗長，補其遺闕，名曰製茶錄。即進諸余，且曰：願命幹事之臣，試使施其法，則未必無少補也。其用心亦至矣哉。余閱此書，自土地氣化之宜，以至夫播種製法之妙，詳悉具備了了，在目。實邦家有用

之書也。豈少補云哉。夫不龜手之藥，用之小則澠絛耳，用之大則可以助戰。此書亦然，用之小則一商賈之事耳，用之大則可以富邦家，幹事之臣，其潛心玩味焉，則其所得，豈唯製茶哉。

雜說

車馬與舟楫，孰便孰利。曩者，余將赴佐賀，艤舟於濱江，時天晴風順，即舉帆而馳，疾如飛箭，海程七八里，頃刻而達。初發江時，潮半退，及已達，潮仍在焉。於是始知舟楫便且利於

車馬也。及將歸，癡雲蔽天，勁風揚塵，舟師曰：風逆矣，不可以發舟也。因遽陸行而歸。於是復知舟楫不便且利於車馬也。然則廢舟楫乎？舟楫遂不可廢矣。廢車馬乎？車馬遂不可廢矣。夫舟楫所以行水者也，車馬所以行陸者也。故禹之湮洪水也，水行乘船，陸行乘車，器各有所適焉，固不可以一不便廢也。人主之用人亦猶此，自非聖人，誰保無闕漏乎？是以有短文技而長武藝者，有短技藝而長世事者，故用人唯取其所长耳。孟嘗君於鷄鳴

狗盜楠河別於能泣者。皆取其所長。而善用之。以脫其大難於虎口。然則用人。唯顧其所長。如何而已。故曰。無求備於一人。此猶車馬舟楫。各有所適。固不可以一短廢一長也。雖然。用非得其處。則亦不能見其才能也矣。

鍾秀樓記

原忠頃作有悔之堂。讀書其間。既而嫌其四面蔽塞。意氣不暢。即更作樓於屋之東隅。樓成名曰鍾秀。蓋取杜甫之詩焉。而有悔之號。未敢去也。亦請余書其扁額。余於有悔已書

之。此遂不可辭也。乃亦書之。且作之記曰。樓之為形。卓立空豁。三面有窓。無壅蔽。無障碍。小檻屈曲。書床清雅。意趣頗妙。樓之南。綿々有山。山之脚接樓。東有海。距樓里許。江潮之千滿。渙舟之來往。可卧而望。隔海十六七里。有山。屹立對樓。如喚將鷹者。北則綠竹為林。風聲常多。林之外數十步。梅櫻桃李海棠之屬。十百相接。可穿林而觀也。紅霞破而旭日映山。金波碎而新月出海。花發而鳥啼。樹深而蟬吟。風露幽草。霜雪枯荻。朝暮之景。四時

之勝。此樓所見，無非秀。則謂之鍾，亦真不誣也。然則遂可以此為樓之記耶？曰：不可矣。是特及毛鄂廓耳。安可以此為樓之記哉？初，忠順之在昌平，黷也。困苦勉勵，目不暫離卷，身不暫去案，暑而不執扇，寒而不近火。其友欲誘之同遊，則曰：諸君當然。如僕則學已晚矣，未可與諸君同。遂辭而不行。其勤于學，大抵如此。然不屑記誦詞章之學，專留心於當世務。是故無雅俗，無倭漢，博索日用切近之書，苟有益政治者，隨覽隨究，而且進諸余。人或

議以為迂，忠順不顧也。從事於學三年，扈余還于鄉。少焉，人有勸其再入昌平黷者。忠順固辭而不肯行。屏居半歲，竊嘆當時無知己者。既而出侍余，俗務之間，為余講說古今成敗興亡之跡，與明君賢將之事，諄々戒以勿荒。余之所為，毫有悖理，則憂惋發於言。余之所為，或有合理，則喜悅見於色。如已有之者，亦能直言切諫，使余丞々不格。大過其所匡救輔導，真不尠矣。已歷側頭至用人，悉心窮慮。汲々如不勝其職。進則事無大小，力任擔

當委身於政務。專補余之所不足。退則登此樓。詳察政事得失。有嘉謀善猷。則又告諸余而行之。當其可以行也。果決必行。而其處事也。至公。是以請託不行。政無凝滯。風俗漸美。百事隨舉。忠順之功。豈不大乎。即前之困苦。勉勵者。秀而為匡救輔導。前之博索周覽者。秀而為百事功。則前之所學。悉無非今之秀矣。秀之鍾孰大焉。忠順之在此樓也。來者日以十數。有文人。有武人。有農工商。各談以已所得。忠順過之。不厭倦。不擯斥。一々應酬。各

擇其說可采者。以供邦家之用。未嘗以鄙俗固陋拒之也。故所鍾愈大。愈秀。而為事功者。多々益秀焉。嗚呼。遂可以此為樓之記而已矣。忠順恭謙不自足。固不以此名樓可知也。然以余觀之。居鍾秀之樓者。必有鍾秀之業。理自當然也。大凡成大功者。不多與俗合。動輒則招毀。忠順其思旃。忠順所以不去。有悔之號者。蓋有微乎此歟。知臣莫若君。故作此記者。非余而誰哉。若夫樓之所見。朝暮之景。四時之勝。則俟富文材工詞藻者。云爾。

菊月筵記

月自然而出。菊自然而開。原子當此際。登鍾
秀之樓。閑菊月之筵。原子之言曰。月比人之
洒落。菊比人之隱逸。蓋原子自道也。原子之
心。不求不貧。洒落如月。清逸如菊。自然而契。
自然而合。諸彥之在此筵也。亦自然而集。自
然而醉。自然而興。益多。誥自然而情愈加。明
月之皎潔。菊花之芳芬。皆自然而不貧者也。
詩也。文也。書也。画也。恣自然而不求者也。大
化天下之事。矯揉作為。取歡於一時者。奇則
奇矣。巧則巧矣。而至其久不衰者。未之有也。
其任自然者。不貧奇而奇。不求巧而巧。到久
倍見其盛矣。是故安自然而不惑者。君子之
心也。察自然而制其變者。英雄之事也。英雄
也。君子也。未曾有戾其自然而成其事者。原
子之心。不求不貧。洒落清逸。安自然而察自
然者也。而余之此記。亦成于自然者也。

衆樂記

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悉無非樂焉。櫻花桃李
海棠之花。競芳爭妍。其白者如雲之在山腹。

其紅者。如火之燃林梢。紅白泠濃相接者。如錦之掛于壁間。日照之而倍色。風吹之而加香。此衆之所樂目也。黃鳥之求友。乳燕之喚子。其聲嚶々諧々。如歡如語。雖無絲竹管絃之音。亦足以樂衆之耳也。池不深而水清。游魚成隊。潑々飛躍。如助衆之樂。園不濶而望多。黃蜂傍花。粉蝶遠枝。上下往來。如陪衆之樂者。東肥之岳。後筑之山。整々連裾拱手立。如有賀衆之樂。明海洋々。千載不盡。亦同衆之樂也。花間設席。欣々歎賞。題漢詩詠和歌。

者。臣僚之樂也。扶父老。携妻子。處々成隊。頻開行厨者。庶民之樂也。折花插頭。徘徊笑呼者。婦女之樂也。攀樹臨水。奔走馳驅者。兒童之樂也。不知其相集者。幾千萬人矣。始也如此。至劇飲大酌。醉已闌。則無臣僚。無庶民。囂々相交。笑聲如湧。有叩酒樽歌者。有執匕箸舞者。有為拇戰者。有為酒戰者。有醉甚跚々不能步者。有東西追馳。歡呼不息者。有喜欲泣者。有拊而戲者。千姿百態。悉無非樂也。見之而歡喜踊躍。不能自禁者。主人之樂也。因

歌曰。與衆樂兮。樂如何。與衆樂兮。樂更多。與衆樂兮。衆頻樂。衆頻樂兮。歌相和。吾見之兮。喜欲狂。興百端兮。酒千觴。山有崩兮。水有涸。民不盡兮。衆樂長。歌畢。把杯屬之。臣僚曰。吾樂極矣。意未得與庶民親相接。此所不能無遺憾也。即連酒桶於園中。自酌之。傾一杯。瀝餘滴於桶。令庶民就飲焉。而樂真極矣。嗚呼。今日之樂。非奢侈也。非遊惰也。吾之所以為樂者。人必知之。况原忠頓衆樂亭記。已言之詳。故不復贅。慶應三年丁卯季春初六。書於

衆樂亭南窓之傍。于時夕陽映花。人影橫地。

衆樂園觀櫻記

櫻之為花。雖兒童尚知其可觀。而至其真可觀。余亦未知也。試品之耶。其艷容嬌態。如美人含笑。其黯淡帶霞者。如嬾夫晝寢者。其零而不殘。如壯士臨陣死而不悔。其在深山幽谷中者。如遺賢在野。人主不知者。櫻之為花。遂未易以一言品也。考諸往古。勿來之櫻。因義家而遺。清奕洒落之名。旅宿之櫻。因忠度而為。憂惋悲憤之主。行在之櫻。因高德而為。

忠勇節烈之媒。是其品因人各異矣。是故以
婦女子觀之。則毀折供戲耳。以愚夫觀之。則
頑然一瓦花耳。以奢侈之人觀之。則為淫遊
荒怠之具。以詞客騷人觀之。則為舐毫鬪
之什。以慈愛御下者觀之。則為慰勞勸勤之
緒。嗚呼。斯宴為花而設歟。將斯花為宴而開
歟。宴假花而設也。未為花而設也。識者其詳
焉。

恭賀

柏岡太夫人七十序

人之夭壽。古今不同。本朝異邦皆然。神
武帝百二十七歲。孝安帝百三十七歲。
如。綏靖安寧諸帝。亦概七八十歲。不啻
天皇之壽然。公卿太夫及士庶人。其齡
至百者。往往而有焉。考諸異邦。堯舜共百有
餘歲。古之人得壽如是。迄至後世。人漸夭折。
其得壽不軼七十八十矣。或五十。或六十。大
抵以為常。不至四十五十而終者。亦不鮮。嗚
呼。何古與今如此不同也。天厚於古。而薄於
今歟。氣和順於古。而不順於今歟。抑飲食衣

服足於古而不足於今歟。非天有私也。非氣和有異也。非飲食衣服不同也。人之夭壽固雖無非天命。而有人自致之。思慮煩於心則天衣服不節於膚則天飲食不節於腹則天古之人其資也質直其心也澹泊。故思慮不煩。而其為事簡易。飲食衣服皆有常。而未嘗過節也。後世之人嗜欲蜂起。思慮頻煩。而其執事雜亂紛擾。飲食衣服之不節亡論已。古今天壽之異。未嘗不因于此。柏岡太夫人在菟裘三十餘年。清其心。省其事。飲食衣服皆

有常。而不過其節。是以今茲既七十四。四肢健剛。精神堅確。猶少壯之時。不可與彼枯槁憔悴。耄耋得壽者固同日語也。雖然於彬之心猶有所不安者。彬之所不安者。蓋不在於今日。而在於後年。大凡人老則思慮煩。老而過閑則耽飲食。心總耄則衣服或失其節。是以寒燠不適。膚如是者。遂以為病。以彬之少壯猶且有焉。雖太夫人亦未必能保無此患。彬之心所以不安者為是也。伏願省其思慮。節其衣服。與飲食以原古人得壽之理。則自八

十九十。以至百歲。又何疑焉。太夫人其擇之。

嘉禾說

古者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有一莖六穗之瑞。蓋聖賢在位。治教隆盛。德化浹洽之祥也。今茲某月。我所管鹿島藩某郡某村。生嘉禾一莖三穗。卒族某取進諸余。其意蓋表禎祥也。而今我藩聖賢果在位乎。治教果隆于上乎。德化果洽于下乎。此數者皆未矣。加之以余之無似。叨辱顯職。嘉禾之生。未可謂之瑞也。然則以其異常為瑞可乎。試論之。人之為

形也。耳目各二。而鼻口各一。頭腹各一。而手足各二。唐堯虞舜者。人中之嘉瑞也。則耳目各一。而鼻口各二。歟。頭腹各二。而手足各一。歟。如龍鳳然歟。如麒麟然歟。曰。否。其形固莫與常人異焉。遂不可以其異常為瑞也。明矣。夫瑞也者。有司勉其職。士民安其業。政令之所及。一夫無不得其所。上之保下。如赤子。下之愛上。如父母。上下一體。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治亂緩急。無處失措者。是即瑞也。人事如此。則耳目之所聽視。寸草尺木。亦皆無非。

瑞也。何止瓊々數莖之禾也哉。今我藩無此數者之瑞。而有嘉禾之生。固無此理也。事之無理者。不可不深思焉。抑天之生人。士也。農也。工也。商也。欲^情以使贊天地之化育。是故士農工商。一有惰其事。則示怪現異。警戒懲創。以檢束人心。考諸支那。殷之將衰也。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有飛雉升鼎耳而响。武丁懼而修政。殷道復興。天之厚人如此矣。今也。人事未盡。而有嘉禾之生。蓋天之所以警戒我也。若能因是戒慎恐懼。至

人事已盡。則又安知不為瑞哉。

讀屈原傳

君臣相遇。真難矣。君明而臣不肖者有焉。臣良而君不明者有焉。此自古識者之所不能無歎也。然有不可同一論者。君明則佞者退。賢者進。其不肖者。亦薰陶漸漬。以有所興起焉。其君不明。則小人彙進。諛諂面諛。無所不至。則雖有一二良臣。亦遂不能救其君之過也。小人進。則國危。賢者退。則國亡。君臣相遇。真難矣。今茲五月五日。讀屈原傳。展閱數回。

悲憤交至。如己在其時。嗚呼。屈原以有為之才。濟世之學。仕不明之君。諫不聽。說不行。頻蒙讒言。寃結紆軫。不忍坐視社稷之敗滅。自投汨羅而死。苟使懷王從屈原之諫。則雖以秦之強暴。豈能遽加于楚哉。嗚呼。有臣如此。而其君不明。則遂不能伸驥足。亦無地容身矣。君臣相遇真難哉。書以為後之為人君者鑒焉。

習字說

余於字學。一無所得于心。亦無所得于手。而

於人之請字者。漫然書以與焉。厚顏殊太。已而深自悔。拙書論展讀數次。有其論高尚不可企及者。或有近誇誕者。然讀之數旬。如頗有得。乃試執筆作字。恠繆滅裂。如蚯蚓然。如翹麴然。用筆結字。一不得其法。益悔厚顏至今日之非矣。偶得快雪堂破帖樂毅論。日學習焉。雖腕勢指運固不如意。而用筆之間。稍有所悟。比之徒讀書論之時。思過半矣。而嚮所讀之書論。以為高尚者。決非高尚也。為近誇誕者。未曾誇誕也。而為如頗有得者。唯其

皮毛而已。因思空談不如實習。徒論不及躬行。古人之論說者。悉出躬行心得之餘。着々與其實稱。未有自空論而入實行者也。余之恠繆滅裂不成字者。未學其實。而徒事空談。虛論之弊也。有所感。作習字說。

朱政撮要序

五洲之大。小大各國何限。而文物煥然可觀者。蓋無幾矣。如朱利堅合衆國。建國以來。僅々八十餘年。而優入文化之域者。惟在政事之施。護得宜耳。余欲觀其國光。客歲賜暇航

海而赴焉。是行相伴者。原忠順。年田豐也。艦既達。乃到其首府華盛頓。所謂開化之狀。徒駭心目耳。而至其所以然。則茫乎不可得矣。因原一二政治書。問之於此國法律家。且屢到三廳。諸司諸寮。親接其官員。有所聞見。則隨錄隨輯。方其質問通詞之際也。煩年田豐。而至其研究輯錄。則專付諸原忠順。如斯數月。而略了大概。遂成小冊子。名曰朱政撮要。抑是冊子也。特備己之遺忘者。而非初公諸世。况方今遊歷海外者。日多月加。其為贅物。

也固矣。然或未遊其地者。取而供米政想像
之一端。則余輩觀國之遊。亦幸不虛也。於是
手書。明治六年五月下澣。

梅花書屋記

穆齋成富君之別墅。有梅樹數百株。因號其
亭曰梅花書屋。夫天下之廣。以梅花見稱者
何限。近焉有杉田。遠焉有月瀨。其他瓊苑瑤
圃。郊陌村園。各處占春者。指不遑屈。則梅花
書屋之稱。君豈獨專之乎哉。余恠焉而未及
問其由。一日君來訪。談及墨水之櫻花。君曰。

櫻之可賞。不在春而在冬。何則。窮陰沍寒。根
艱枝苦。體縮于外。而氣盈于內。故當陽氣一
動。其發也旺。其生也盛。遂能為春時之美也。
故觀櫻之樂。在冬而不在春。余聞之。不覺拍
掌呼妙。而嚮之所恠者。不問而釋然矣。噫。以
梅花號屋者。舍君其誰耶。西人有言。艱難榮
達之父母。蓋天下之物。能耐艱難。而後有榮
華。求之百卉中。其唯梅花乎。含蕾于凝雪之
中。發芳于堅冰之外。其氣清冽。其形雅潔。無
有輕脆之質。妖冶之態。自非蓄乎中者。厚矣。

能若斯乎。君以明治六年奉命赴清國。遂入
臺灣。觀察南北蕃地。艱苦百端。得其情而歸。
明年討蕃師起。君復奉命先衆而發。跋涉山
川。冒危^履險。奔走乎瘴烟瘴霧中。殆瀕死者再
三。而君奮不顧勇。徃邁進。於是生蕃懼服。清
國請和。我國威耀于海外者。君與有力焉。既
而為哥爾薩港領事。港屬魯西亞^露。魯人之橫
暴。自古稱難處。我之措置一錯。則釁端忽開。
君居其間。無墜國威。不失欵心。使廟堂無北
顧之憂。其功大矣。唯其艱難如彼。故其功烈

如此。由是觀之。君其人中之梅歟。昔者陶淵
明之於菊。周茂叔之於蓮。物與人相肖。故其
愛之也深。翫之也切。其物常有。而其人非常
有。人與物相值。所謂千載一時。如君之於梅
花是也。嗚呼。君以艱難為素。以榮達為花。故
其氣烈。其操堅。可以專梅花之稱。而無愧矣。
於是乎記。

御苑觀菊記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四日

天皇觀菊于青山
御苑清香迎
駕晚節傲霜瓊英金葩左

右映帶既而斜陽射花。花光煥發。殆不可直
視。及返景入林。暮風漸冷。十步外花氣逼人。
忽覩白者如潔。絳者稍淡。少焉日照上林。清
輝相映。如浮如漾。御苑之中。鍾天地之秀。於
是天皇設宴。賜盃于侍臣。慰藉優渥。
聖語諄々而降。遂及車駕所巡地方。
民情利害之事。侍臣感喜咸醉。咏進詩歌。以
賞菊花之美。述聖恩之渥。直彬亦班其
後。感激不覺泣下。竊謂今夕之宴。不啻為菊
也。為政之要。蓋在斯焉。人或曰。人主坐廟堂

上。大臣侍其側。有司以次奏事。一日萬機。煩
理剖裁。威儀整肅。禮容儼正。無有訖笑。廁于
其間。此人主為政之時也。烏在優游燕安之
際乎哉。直彬竊謂不然。人主之為政也。愛人
之心。惟是為本。嗚呼。天皇至仁。視民如
傷。每歲巡幸。以萬乘之尊。不避風雨寒暑。不
厭險路隘衢。邊陲僻邑。莫所不臨。問民間之
疾苦。察縣治之殿最。常憂一夫不得其所。愛
養覆育之。恩洋溢于宸衷。故發而及侍
臣者。如是之渥矣。則今夕之宴。不啻為菊也。

為政之要。蓋在斯焉。夫人主治國。苟有慈愛之心。民賴以聊其生。況天皇勵精圖治。勤儉修德。毫無倦怠之色。所謂節用而愛人者。人主之為政。惟是為本。既有此本。則擴而為良法惠政。民視君如父母。國由是富。兵由是強。內訌可定。外侮可防也。何必在廟堂几案之間哉。直彬才菲學淺。叨侍補之任。未嘗有補。聖德以報。洪恩覺冬尚汗。方今時勢日急。直彬年垂遲暮。特願做菊花之晚節。効微衷而不懈。又敢望天皇愛人。

之。聖德日益廣大。光輝發揚。施以洽邊隅。海外使億兆景慕感戴。如衆星共北辰。此直彬之鄙誠也。今夕之賜酒。一灑直彬之肺肝。終身不能謾焉。謹作御苑觀菊記。

松蔭神社石門銘

惟我祖先。肇業鹿島。奕世相繼。殆三百年。施教化。恤災青。築隄防。闢田疇。遺澤浹洽。深入民心。是以風俗醇美。至今弗渝。小子直彬。德寡才薄。際會明時。親近衮職。積善餘慶。其有所自。今茲新營寢廟。刻文於石。欲使子孫永

無諛報本及始之道。銘曰。

變磽為肥。化鹵為沃。惠惠政利民。

文教易俗。歷年既多。遺澤殊渥。

永奉寢廟。以祝以告。

題萬里長城壁甄

頑然一古甄也。而使人撫摩不忍釋手。是秦
長城壁甄。穆齋成富君曾遊燕薊間所獲也。
秦築長城。學者多非議焉。蓋及其氣盈心驕。
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而無所省。成卒一
叫。楚炬之烈。軹道之慘。遂至使後人哀然胡

人卻蹤七百里。不敢南下而牧馬。其規模之
大。經略之雄。天下古今所絕無也。若使始皇
體道行德以守之。則縱令不至萬世。亦豈二
世而亡哉。成富君常有四方志。自稱天地吾
廬主人。果以天地為吾廬。則萬里長城亦君
廬中之一小壁耳。而况此一小片。又何足愛
玩乎哉。須彌菴寓至大於至小。達觀之道。乃
爾。君之於此甄。其亦有所寓也歟。

恭賀

萱堂君七十誕辰序

曾子輿曰。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見
幼而喪嚴君。其得成人。一因萱堂君撫字之
恩。而未有所報也。見齡十六七之時。自謂自
今至三十。猶有十餘星霜。道可以飽講。識可
以大研。然則萱堂君之恩。亦可以報矣。歲月
不待。人隙駒頻駉。一無所成。回顧前日。茫乎
如夢。而報萱堂君之恩。未能也。至明治九年
三月。以兒之無似。叨侍
官闕重荷
聖恩。入則無所報親。出則無所酬
君。齷
齷與流俗相伍。可不慨哉。而萱堂君之愛兒

益篤且切矣。十二年三月。朝議廢琉球藩。為
沖繩縣。及其令未發。有內旨。以兒為沖繩縣
令。感懼交至。不能自決。遵矣哉。離萱堂君膝
下。辭矣哉。背
朝旨。於是進退殆谷。思彼
思此。不眠終宵。質于天地。問于鬼神。遂斷然
自奮曰。以家事辭王事。非人臣之所當為。况
徒留亦無所報。萱堂君。則臣子之分。兩廢焉。
不如速遵內旨。以酬
聖恩萬分。一是亦
所以報萱堂君也。語之於萱堂君。君曰。善矣。
宜速奉
命赴任。他日有酬
聖恩。即

所以報吾也。莫以吾為意。言與泣下。見亦感
激泣下。唯々而退。四月三日。廢藩置縣令下。
四日。任沖繩縣令。五月七日。辭。闕下。十
八日。到任所。爾來數遭遇錯節盤根。漸截漸
斷。經一周歲。得略就緒。幸不有大蹉跌。蓋賴
朝廷之威令。與本縣諸官員之力也。見
資質魯鈍。自以為事。君欲忠。而其實未
舉也。蒞官非不敬。而踈漏多悔。如此則孝又
安在哉。感慨常深。一夜窓風稍冷。殘夢忽驚。
屈指則萱堂君七十之誕辰。殆將不遠。因請

暇歸鹿島。以某月某日。開賀筵。捧觴膝下曰。
見之所以祝萱堂君者。非以其既至七十。見
豈七十之齡為高也。見未有事。君忠之
實。蒞官敬之効。固未能孝萱堂君也。使萱堂
君之壽。自八十九。至百歲。若百餘歲。則雖
以見之魯鈍。今後奮發淬勵。蒞官愈敬。聊得
酬。聖恩。然後退而事萱堂君。至此時豈
特定省而已。萱堂君曰。熱則見扇其枕。曰寒
則見溫其席。登山則見作其杖。臨水則見作
其筏。清風之夕。明月之曉。與登臨山水。逍遙

物外悠然忘俗。萱堂君歌則見亦歌。舞則見亦舞。不亦樂乎。噫。夫然。是以使萱堂君之齡愈長。則見亦幸。得免不幸之罪。而全人子之樂矣。遂書以自責。復以為賀詞。

秋池硯記

長門大森氏。世以造硯為業。名聲著聞。天下之執筆硯者。蓋無不知焉。今之主人某。紹祖先已來數百年之業。鐵技入玄妙。意之所到。感之所發。刀必隨焉。然不多造。故得其尤。頗難矣。予囑主人。造一大硯。四換裘葛。而始成。

因自携來贈。其石長門國厚狹郡平沼田村。東山之所出。而紫色如潤。殆不讓端州石。其象池塘屈曲。風致出于自然。荷葉二蓋。表裏相交。漾映於池上。一葉半敗。如帶風有聲。蓮房隱見於池中。小魚戲葉下。有潑刺出水之勢。四面漣漪。水紋欲搖。觀其背。則白衣道士佇立水涯。有羨魚之情。詩人墨客。抒懷養神之訣。自存箇中。即一大瓏池硯也。時方盛夏。炎熱如烘。忽覺涼風滿坐。水氣潤衣。蓋作者精神之所感通也。主人資性澹々。如秋池。以

淡々之人。造淡々之趣。是以細密緻巧。而無
一毫俗氣。予愛玩不釋。欲酬之以物。無物可
酬。因磨墨于其硯。縱橫塗抹。唯見水墨滿紙。
不能自辨其為何圖。况他人乎。然亦非枉已
阿世者。乃贈此以酬焉。

書先考遺愛謄本後

我先考遭藩運否厄之時。拮据于憂患之中。
終身不至脫其苦境。蓋欲以一身當內外之
艱難。而不貽憂于子孫焉耳。其無一遊一豫
之暇。固矣。獨喜能樂。而窮觀世流蘊奧矣。然

亦慮以嗜好妨政務也。誦之必於夜間。日暮
而始。至夜半而終。時予猶幼。常侍先考之側。
嬉々而觀之。初也端坐。漸而生睡意。終把先
考之衣裾。蔽其半身。安卧就眠。不知能樂之
關者。往往他他行行有之。雖然。先考奏舞之時。必起坐
正襟拜觀。先考音吐亮々。舞態嚴肅。其音容
今猶留耳目。而不能忘也。此謠曲本一部。實
係先考之遺愛。手澤猶存。子々孫々。宜保重
焉。

祐德院殿畫像頌

於赫神德。神德孔彰。四方所仰。歷世^彌光。魏乎
祠宇。在彼高岡。寔業石壁。祖廟惟莊。神恤生
民。生民用康。五行布序。風雨有常。禾麻菽麥。
黍稷稻粱。何類不茂。何生不穰。品物咸秩。膺
慶延長。澤霑遠邇。降福無疆。

法華經一石一字碑文

維時明治三十年十一月六日。旻天不吊。慈
親見背。攀號擗躄。叩地叫天。逝水不返。歲月
易遷。風樹之感。霜露之愴。何日忘之。謹寫法
華妙典全部。一石一字。聊表衷誠。以報罔極。

伏願頓脫生死之苦海。永安圓福之樂土。

紹龍公贈位奉告文

恭惟我紹龍公。委身民政。攜風沐雨。拮据經
營。席不暫暖。疏水之功。拓地之績。勸農獎工
之業。後世子孫。永沾其澤。天鑒^鑒明^明。無所不
照矣。爰拜贈位之恩命。感激曷任。嗚呼。以直
彬之不肖。猶且蒙優渥之。聖恩者。抑亦
無非公之餘澤。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
是謹奉告。

記誕生院復興事

吾祖泰窩公天資忠厚。才德兼高。學談三教。博聞宏記。幾究蘊奧。詩文國雅。其他凡百之技藝。無不該通。所交遊咸當時宿儒碩學。而應酬筆札。今猶存者。滿于櫝中焉。公勤儉自持。慈仁及物。每事不苟。曾蒐輯治下名勝古蹟。自著一書。名曰鹿島志。志中於彰誕生院遺蹟。殊用其力。微之記文結末。亦可知矣。時遭厄遭。抱志而歿。公之遺憾。果如何哉。爾後荏苒二百有餘年。長委靈蹟於萊畦麥圃之間。實可慨嘆也。我鹿島之志士。有感于此。相

謀募緣。建塔及碑於其誕蹟。予亦繼祖先之志。聊助其資焉。於顯明埋晦。興隆教化。可謂稍就其緒乎。書以記喜。

記泊如上人碑文之事

獲泊如上人所草。肥陽興教大師誕生院碑銘。并序於古篋中。末尾有從五位下備前守藤姓錫島氏直條。建十五字。然則欲勒諸石。以留靈蹟于萬世之意固明矣。而不果其事。蓋當時有他故而然。自此以後。埋沒於寒煙荒草之中。二百有餘年于茲矣。今也。幸遇大

正昭代時運維臻五重之塔以安措大師之
靈位盈尋之碑以發揚大師之功德公之志
於是乎始成焉記以揭斯樓之楣間庶幾永
垂後昆云爾

誕生院再興奉告文

肥前國能美庄誕生院再興第一期工事告
成不肖遠孫從二位子爵鍋島直彬謹告泰
窩公之靈凡事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而成于
其未成之初矣公圖誕生院再興也緬在二
百餘年前而其事之就緒也乃在今日然今

日之舉固原于有公之記文及泊如上人之
序并銘則非今人成之而公實成之也直彬
稽首再拜

八天社華表扁額改造碑

曩祖得翫公尊崇極厚特寄以華表一基經
年二百五十有餘古色蒼然使人自起崇敬
之念去歲烈風折樹樹枝觸其扁額墮落毀
損實可惜也社司請其再造予忝為公之裔
孫誼不可座視更造揭焉冀永保存于後世
云爾

紹龍公贈位記恩碑

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

聖駕西幸。駐蹕

久留米。大閱武於肥筑之野。軍容肅々。士民

欣々矣。直彬昕夕拜

天威於大森之下。

其月十五日。忽有錫命曰。贈故鍋島直朝。以

正四位。是蓋由公之盡力於民政。開土田。通

水利。流惠遺澤。百世永賴也。嗚呼。吾家之光

榮。何以加之。為子孫者。宜繼承其貽績。敬祖

愛人。事修公之功德矣。謹記。

綱堂遺稿詩

題竹

安政二年公十三歲

倚々綠竹凌蒼穹。元是虛心君子風。解籜龍

孫高百尺。四時不變碧玲瓏。

送原忠順遊昌平營

安政四年

孔孟真傳是洛閩。齊家治國及修身。今春欲

到昌平學。預識工夫日日新。

送么布白兼義還鄉

袒席含杯唱渭城。無那此際別離情。故鄉行
矣。路千里。玉筍峰頭雲霧生。

庚申元日。余年十八。因思唐太宗年十
八。舉義兵。芟除隋亂。終定天下。致貞觀
之治。均是人也。而余一事無所成。賢不
才相去。一到此乎。余不堪感慨。賦一絕。
以示原應侯。應侯以為何如。

大事可成二九春。唐興隋滅一時新。即今難
致貞觀治。愧我才非李世民。

招飲良齋安積敬齋中村二先生於弊

邸。席上賦呈。萬延元年十月

曾聞名姓四方鳴。今見德容文物明。鷓鴣一
枝才本拙。附君鵬翼上雲程。

偶感。文久元年

商舶凌來萬里濤。漫將土效易民膏。蠹兮蠶
豹猶知否。瑞穗州中有寶刀。

送朝日胤豐歸故鄉

陽關唱歌促行裝。引袂一時侑酒觴。嗟爾歸
鄉知那日。江山千里客程長。

原忠順。近買堅甲一聯。豈非古人所謂

治不忘亂之義哉。余不堪感歎。賦以示。
以衣質鎧。最光榮。挫裂蠻夷百萬兵。治世爭
忘戰塵日。平生不負丈夫名。

命家臣求馬于東肥

文久二年

聞說駿馬群肥東。草野十里馬嘶風。舉鞭休
言無良馬。良馬元在馬群中。朝拔充兮暮拔
充。遂使東肥馬群空。求馬已及冀北野。舉才
未及巖窟下。求馬不異舉俊才。庸才雖多俊
才寡。求馬仍望鬣鬣美。舉才卻嫌浮華美。千
金不愛費多財。死馬猶且買之來。求馬縱無

千里馬。舉才豈無百里才。愧我求馬櫪已就。
舉才未築黃金臺。

聞杜鵑有感

文久三年

夜深遙聽杜鵑鳴。孤枕有憂眠未成。翻想邵
雍當日感。天津橋上是茲聲。

九月祭祀之日書感

駭驚漫遇可為秋。空向神明訴杞憂。祭政一
途今日舉。人心果是盡誠不。

菊月歌

明月出兮峰巒兀。黃菊開兮籬藩醇。籬菊峰

日秋色饒。終教幽人勞詩骨。諸看春天和日
晨。孰與秋空明月節。請看桃李遊樂園。孰與
菊花隱逸窟。菊是隱逸月洒落。洒落隱逸共
卓越。何止明月與黃菊。人間從來貴高潔。酒
期盡歡才三蕉。屋何望廣唯數芻。一醉陶然
詩漸成。酒數何關金谷罰。如此佳會真又稀。
永夜有竭思何竭。今其不樂何日樂。嗚呼歲
月去倏忽。并得陶令坡翁趣。今宵好是興鬱
勃。諸君識否英雄事。胸中自有閑日月。
冬夜感懷

懶眠頻破百憂生。獨劃爐灰對短檠。一徑繁
霜年欲暮。半窓寒月夜三更。奇機總自遲疑
失。偉績元因勉勵成。壯士及時須効力。勿終
身得頑童名。

出京

入京文久三霜辰。出京文久四初春。入時寒
梅未含笑。出時新柳已舒鬢。言路坦坦不難
步。頑鈍又是叨動唇。當今天子聖天子。慙殺
草莽一介臣。輦下暫留幾許日。碌々空過已
四旬。四十餘日京華客。今日乃是東遊人。第

三橋頭馬不進。向西再拜意淳々。啼鳥惜別
聲自悲。嵐山有淚濕雲襯。綠鴨水流去不還。
知得昨非不可趁。底事歲月頻匆匆。冬去春
來又一瞬。豈敢容喙當路人。偏願天下有英
儁。世事茫茫何所歸。唯期海外皇威振。
發京師東下途上口占元治元年
三尺長刀八尺身。客中送舊又迎新。淡津城
上曉嵐淡。十里湖光萬里春。

大津

征路斜分西又東。大津驛裡雨濛濛。殘年已

逐水流去。春入鼙々夜鼓中。

出大津四首

身在異鄉夢亦慵。况還新歲客中逢。比良殘
雪晨猶冷。湖上聲飛三井鐘。

又

雲脚連湖々湖以江勢多橋下水涼々涼青松浮
浪綠於浪。細々帶風影幾雙。

又

水態山容各解顏。春光都改舊塵寰。瑠璃一
碧琵琶湖上。百鍊金盤波浪間。

又
黃鶯喚我小窓南。二十二年夢正酣。楊柳枝頭十分暖。六分未到四分含。

到草津二首

醉來胸裏毒龍降。叱叱跨驢自笑癡。不問猶知草津驛。青松夾路影重雙。

又

賣餅店頭小女兒。慇懃迎客強身辭。休論朝四暮三術。飪食數盤不識飢。

石部

鞍馬不親髀已肥。客遊三日去王畿。斷腸石部蕭々夜。愁眼朦朧燈影微。

水口

春水淺清晚可漁。橫田川脈入溝渠。街中佳品知何物。沸々鼎間烹鱔魚。

土山二首

偶向行人問導途。指麾江勢境相殊。轎窓風冷日光薄。鈴鹿雪殘山色癯。

又

江勢分疆東與西。坦途傍澗不須迷。鈴山回

首猶殘雪。驛樹風寒。匹馬嘶。

鈴鹿山二首

鈴鹿山深人跡荒。松杉連處路羊腸。轎夫步
步滑將跌。攪破華胥夢一場。

又

鈴鹿關頭春未多。猶看殘雪滿寒柯。石蹊曲
曲雲粘履。先我行人脚下過。

坂下

樹葉遮窓望欲迷。客衾如水夜淒淒。孤燈油
凍影將滅。寒月朦朧雲出溪。

筆捨山

試比芙蓉秀嶺顏。不殊天上與人寰。若無風
景時々變。健筆爭拋叢爾山。

讀大學

遺書讀起是吾師。其道從來毋自欺。治國元
知始誠意。乾坤雖廣不容私。

衆樂園觀櫻宴

衆樂亭上天氣新。衆樂亭下風景真。樂哉衆
樂亭上宴。同是衆樂亭下人。請看臣僚平生
事。職事鞅掌嘗苦辛。請看黎民耕織苦。顰顙

終歲不暫伸。嗚呼人牧視此苦。安得不施撫。
字仁鼓琴猶有張弛術。况是人牧於臣民。君
不知幽谷樹邊出巢鳥。嚶嚶求友聲更頻。吾
亦從來嫌獨樂。衆樂願與臣民親。焦思多年
縷々志。今日端緒纔得陳。百花爭香東園裏。
亂柳交翠西沼濱。村々家々各成隊。鞞瓢相
攜無主賓。少婦拾花插釵鈿。老翁鋪草當牀
茵。花間柳外笑語共。亭上亭下酒千巡。人間
行樂在此際。洒落胸間無片塵。至竟衆樂亦
極矣。明年衆樂待明春。

三月盡訪清水子協席上明治二年
佳會偶然何惜春。忙中尋得股肱臣。醇醪有
酒須成醉。况亦鮮鱗且上唇。

感懷

敢交侯伯辱衣冠。碌々數年真素飡。筋骨未
勞心未苦。厚顏何事住人間。

秋日登蟻尾山有感

正是萬林葉落時。滿山秋色自淒其。初知樂
地在名教。風月卻媒憂國思。
留別原應侯

萬般心事請看取。一月三秋思更長。期得新
秋我歸日。君家黃菊滿庭香。

送原應侯明治四年

有鳥三年猶未鳴。驚入功業在斯行。平生憂
苦果何事。要為朝家表至誠。

臨別示留居諸有司

臨別慙慙情更深。欲言吃吃淚先淋。前途甚
遠任還重。弘毅唯當全士心。

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召群臣。聖上親
臨。勅申勤勉之意。已而賜脯。令人奏樂。

天盃從序降下。寬待優遇。實無不至。直
彬亦以華族得從其後。感懼不止。退賦
燕律以述懷。

一事曾無補舊藩。亦從寵命上宸門。詔詞懇
告勸勤意。酬宴決施慰藉恩。亞水歐山身未
歷。漢經國史學猶昏。重哉臣庶方今責。勿使
文明錯本根。

賀原應侯任左院議官

幾年利菴沒塵埃。閑却英鋒未試來。今日幸
逢良賈識盤根。錯節任君裁。

著楚騷。

奉拜觀御書。有君臣相親如一體聖語。感

佩之餘。得燕絕。

感喜盈懷。淚不禁。君臣一體是良歲。仰看御
墨雲煙蹟。聖意洋洋。溢紙深。

重陽

秋入東籬。菊漸開。夕陽映射碎金堆。青樽酒
滿陶潛興。一座清香浮玉杯。

丙子元日 明治九年

祝得太平無事春。一樽椒酒一盤辛。門前綠

作雙松竹。亦是昊天雨露仁。

奉陪御宴應制。

禁苑春豐盛。宴閑君臣一體樂深哉。寒香亭
下梅千樹。花氣隨風入御杯。亭在赤坂御苑

奉侍觀櫻御宴有感。

春事匆匆半已空。何時又報聖恩洪。感深暖
雪香雲裏。咫尺天顏醉惠風。

臨別贈原應侯

人間當有所操持。此道豈曾與世移。楊柳青
春欲晚。相逢共話又何時。

琅玕繞屋翠如霞。門掩竹林深處家。幽夢未
回北窓下。清風一縷篆烟斜。

題新築書齋壁

要將沉默養天然。築得幽居屋一椽。當戶峰
巒今古綠。映簾潮水曉昏遷。致身未盡人臣
務。開口何論自主權。辜負牀頭書萬卷。芸窓
徒几愧前賢。

詠信應制

炎涼寒暖節相隨。四序循環各適宜。天道從

來無不信。人間此去又何之。

秋夜長應制

秋夜長兮秋日忙。孤燈好綉短晷光。秋聲颯
到梧桐葉。芳草夢尚繞池塘。春去秋來知幾
度。往事回首渾茫茫。簡編閉繙燈火下。讀起
唐風蟋蟀章。蟋蟀助我讀書苦。清吟相和在
草堂。賢傳從來警暴棄。人事畢竟在自強。徒
過人間三十歲。碌碌逢遭聖代昌。俛焉當期
斃而已。精神唯要貫彼蒼。深惶涓埃無所報。
咫尺拜恩御榻傍。思之思之秋夜短。秋夜短

兮天恩長。

天長節

此歲津駕

乾坤悠久固無窮。冠帶相臨賀禮崇。黃菊丹
楓輝御苑。祥烟瑞霧滿宸宮。恩敷北越民痍
瘥。壽比南山聖運隆。見得太平無事象。千門
萬戶旭旗風。

題墨竹

明治十年

筆奪化工碧欲搖。龍飛鳳翥逼空霄。小齋孤
坐月明夜。驚看壁間風雨飄。

扈蹕在西京。三伏熱甚。遙想王師西南

之役。有感。

金鴉吐火熱如烘。何處人間容此躬。遐想王
師遠征苦。流汗和血戰袍紅。

勅問。清正關羽孰優。

千歲建祠衆所崇。何人不復仰遺風。忠純義
勇殆無異。只憶髯公匪克終。

日照紅葉

和歌

秋光楓林夜色鮮。絳雲丹霧影娟娟。何人磨

出一團鏡。故向錦屏幃上懸。

勅問。呂望孔明功業難易。

三顧荷恩離卧茵。一朝應卜歛垂綸。建基八
百雖非易。昂足忠謀最苦辛。

詠恩賜菊花

賜臣御苑數枝花。坐感恩榮雨露加。瓶裏插
來香滿座。不歎秋色在陶家。

丁丑十月廿四日侍皇子降誕之御宴

堯殿舜廊和氣融。祥烟瑞霧滿深宮。捧觴恭
奉南山壽。且仰闕睢麟趾風。

永野子恪不遠千里而來訪。感喜之餘。
賦一絕以贈。

原頭風月社前花。千里故山夢亦賒。家僕匆
忙報君至。歡迎欲語感先加。

永野子恪去京師歸鄉臨別書贈

行矣西州風物宜。知不元氣在邊陲。故山父
老如相問。為答先生無所為。

冬夜宿直禁內

萬感撩胸眠未成。禁門肅々夜三更。銀檠風
動燈花落。聞盡碧階寒雨聲。

丁丑歲晚

埋骨青山人幾千。回頭風物尚凄然。凱歌一

曲聲纔斷夢裡匆匆又送年。

戊寅歲旦新年三首

黎民於變又時雍。人事與年改舊容。萬戶千門多喜色。兩岸翠竹一雙松。

同

方潤三千萬衆民。江城烟雨恰如春。駑駘何幸侍宮掖。飽荷聖恩迎歲新。

同

人間不改老將臻。空看梅花歲々新。風月回頭多感慨。夢酣三十五年春。

御苑觀梅

瓊姿自是在瑤臺。不惜江南處處栽。占斷春光迎聖駕。嗚呼梅亦盛榮哉。

泛舟觀梅杉田村

兩岸春風流水暄。幽情恰似武陵源。此身應是神仙友。孤艇遙尋梅樹村。

題赤壁圖

千古茫茫跡欲無。潮流不返月輪孤。周郎蘇子今何在。空看江山一幅圖。

馬上探梅應制

孤鞭到處望將空。春在小橋流水西。疎影橫
斜日沉後。暗香吹送馬頭風。

寒夜讀書

油凍燈檠影漸微。滿庭積雪照書幃。閑緜延
喜盛時史。宮殿夜寒脫御衣。

參朝途上

灞橋風雪趣。跨馬上宸門。詩句不遙覓。奈難
酬聖恩。

樂農園席上贈原應侯

桃李不言花實穠。荷鋤風月自稱農。滔福々天

下無劉備。三顧誰能起卧龍。

已卯之秋

巡視國頭地方。途上口號。明治十二年

戶々炊烟尚未稠。東阡南陌野光幽。籃輿到
處問何事。蕃薯今年能熟不。

登廣平山宿植田某家

款待依然故舊懷。七年西度宿雲齋。一甕家
釀勝丹釀。况有土毛味最佳。

明治庚辰歲首所感。明治十三年

二千五百四十年。明治十三曆又遷都鄙同
迎新歲月。聖澤普被新郡縣。數里不波那霸

港千古無雪恩納巔百卉蒼々皆新葉和氣
温々似春天東村西里起瑞霧南郊北野橫
祥煙衙門玉漏朝既報冠帶相臨禮貌虔東
海雲霽日昇處千門萬戶旭章鮮行市欣々
滿街區來往如織人摩肩歲豐鐵樹免斧斤
薯葉如雲盈陌阡泉源又無涸旱災喜見新
秧簇水田昊天至仁同一視日月所照豈有
偏蕞爾南洋一小島嗚呼斯民真可憐成功
在不舍晝夜深思古人歎逝川為治不必求
變俗唯期漸次苛法蠲仰望鳳闕伏思家烟

波縹渺路八千家鄉老親既古稀奈何忠孝
難兩全優渥聖恩何時報唯有一片冰心堅
歲月新矣吾將老觸目風物萬感牽茲感欲
語無由語閑賦古體詩一篇好拂古硯舊年
埃試執羊毫臨雲箋

明治十三年歸自沖繩省親于舊里途
到鹿兒島不得郵船之便留旬餘有感

賦

客舍淹留事又空官途烏兔太匆匆元知人
世不如意月下浮雲花外風

歲晚羈程待舩不到。無聊之餘。浴櫻島
溫泉。偶賦。

荷恩南島未成功。飄泊無時似斷蓬。洲渚泉
溫春已到。海門雪白歲將終。

鹿兒島客舍歲晚

夢裏匆匆歲欲新。愁來懶拂客衣塵。海門之
勝櫻灣美。惱殺官遊萬里人。

阻風淹大島數日。偶有感賦。

官情羈慮共淒々。北想南思客夢迷。何必旅
程多難苦。從來人事半乖睽。

谷口藍田翁招飲席間賦贈

昨非今是議論紛。不識世間有此文。風俗漸
趨澆季日。維持皇道獨推君。

黃胡蝶花

歲月匆匆。鄉信賒。官遊萬里在天涯。人間總
是莊周夢。笑見庭前胡蝶花。

辛巳歲旦。試毫於鹿兒島客舍

逆旅新年太簡疎。垢衣塵帽把屠蘇。世間今
日事皆改。依舊吾唯守我愚。

明月榭席上。賦贈谷口藍田翁

涵々天下利惟趨。皇國淳風看欲無。斯道尊
哉未墮地。吾鄉尚幸有真儒。

聞原應侯頃有掌珠之慶。喜賦。

吉夢維何熊與羆。弄璋嘉報自天涯。吾聞之
喜起將舞。繼述方知在此兒。

偶感

凝霜磨日月。如霜。天地清寒覺夜長。讀聖賢
書作何事。羨他晚節菊花香。

送柳原特命全權公使赴露都

明治十
五年

不恨雲烟萬里遮。丹心同是在皇家。請君試

看露宮雪。孰與江東鳳闕花。

探梅

聞說梅林春信傳。吟筇探遍小橋邊。可憐幽
谷雪深處。玉骨佳人樹下眠。

書懷贈大隈參議

舟侵風浪泛長流。按櫓霎時卜去留。舉首前
洋猶萬里。如今未是卸帆秋。

登廣平山。用前韻。

細徑登々雲入懷。碧峰高處架新齋。老猿拾
果晚樵返。絕壁奇巖面々佳。

松蔭祠前有感

草木欣兮雨露滋。嗚呼休澤無窮期。洋洋在上如神在。滿苑松風告往時。

今茲十月當松本奎堂二十年祭期。因

叙追遠之情。

兵雖太寡器雖鈍。英氣要挫敵百萬。唯有名義不可已。至竟成敗不遑論。天柱將傾隻手支。大陽欲墜魯戈麾。見利忘義世澆季。三河國出真男兒。誠忠葵傾向北闕。詎辭南山埋俠骨。恰似當年楠氏事。蕞爾山壘擬干窰。曉

香羽

菊章拜陵下。夜沿芳川飲鞍馬。四面敵軍圍

幾重。其勢不均衆與寡。不免天人互相勝。人

猶多兮天未定。天未定兮何怨天。刀既折兮

矢亦罄。許國身輕於毫毛。七死七生志無撓。

南岳秋風星夜墜。屍埋九原義彌高。噫予曾

有金石契。與君握手兩心誓。君不及見王政

美。予幸遭遇聖明世。回想廿年一夢中。夢中

忽忽往事空。予齡十八既有志。予齡十八以

詩贈君云。大事可成。九春。唐興隋滅。一碌

碌今尚愧無功。一夜燈前不成睡。秋風暗催

壯士淚。憾不使君在今日。立朝與談天下事。
雖然妖氛殞其身。勤王義舉首稱君。知君泉
下應呼快。中興基業天日新。

偶叩山口常美門醉賦

明治十六年

百事匆忙秋色闌。偶然偷得一宵閑。醉來不
辨賓與主。漫對酒樽心自寬。

登廣平山疊韻

往事回頭多感懷。山間三到白雲齋。民風淳
朴今猶昔。迎我慇懃情話佳。

天長節

戶戶雞鳴麗曉光。和風萬里及遐鄉。山川草
木皆銜喜。日月星辰都表祥。聖壽無疆南岳
靜。金甌不缺九天長。望來宮闕攀危酒。又把
筆箋修賀章。

明治癸未十一月三日。當我祖廟松蔭

神社祭期。有感賦贈舊鄉溫故社員。

西風驚夢不勝悲。人子憶鄉方此時。廟下新
霜秋色老。園中紅葉夕陽移。諸君對酒應多
感。獨我裁詩慰所思。何必營營隨世俗。惟忠
惟孝國之基。

令華族縱觀街苑。直彬亦與焉。感激之餘。竊述徑言。以書懷。

新啓宸門。寵命周。縱觀何幸。及吾儔。堯階三尺。省民力。昌囿四方。偕衆遊。白菊香濃。宮苑裏。丹楓影映。御林頭。祥烟瑞霧。長如此。龜鶴占來。萬歲秋。

甲申一月。寄原應侯在鄉。

陽和猶未到庭柯。都下風光愁緒多。驛使相逢。寄無物。故園新歲果如何。

題自畫墨竹

前途舉目太崢嶸。人事難期敗與成。竹塢寫竹排悶耳。日蘆日柳任佗評。

齋藤精一。卒工部大學業。因志喜。并寓勤勉之意。

咨汝阿精。學已成。嗟吾故國。有光榮。名駒養得。飛騰勢。須勉前途。千里行。

甲申十一月二日。值松蔭神社祭辰。余偶賜暇在鄉。因得與焉。感賦。

方知祖澤入民深。來者如雲祭克忱。火國之西。廟高處。喬松千歲綠森々。

山口氏招飲。舊明感集有感而作。
舊明落々曉天星。半入空山苔欲青。話故談
新多感慨。浮沈人世似蓬萍。

阿兄家有女無男。頃者迎甥喜賦。

門闌有慶瑞光新。欣躍何禁叔姪親。魚水求
媒約佳甥。瑟琴相樂遇良辰。映簾黃菊呈遐
壽。當戶青松表德純。福祉今來日應大。蠡斯
賦得祝振々。

春日遊水母寺。馬上口占。

烟雲暗澹雨初收。緩轡江東試出遊。十里長

堤春未遍。梅兒塚畔夕陽幽。

乙酉仲夏小集席上 明治十八年

賓客來遊咸是賢。清談高話洗心田。請看官
海風濤外。別有硯池藏洞天。

偶訪山口氏席上賦贈

壁間忽見舊題篇。回首前遊已二年。酌得慇
懃主人意。至情兼酒兩洋然。

贈谷口藍田翁

人世縱令有汚隆。悠悠吾道豈其窮。將君平
素浩然氣。願贊乾坤化育功。

登廣平山宿植田某宅用前韻。

隔歲相逢輒慰懷。慙慙為我築新齋。齋臨茂

樹興泉上松籟水溪聲入夢佳。

南樓對雪

山川一色玉皤如。萬態風光聚我廬。領得灞

橋當日趣。不憂雪滿出無驢。

雪夜偶成

風物淡然心更清。滿庭積雪夜三更。小爐灰

觀梅

冷香烟絕。閑聽窓前戛玉聲。

春花歌

敢與群芳相忌猜。超然卓立占花魁。英雄心
事應如此。氣韻清高雪裡梅。

花經風雨開。又為風雨落。人遭艱難苦。又經
艱難樂。苦樂不足怪。閑落是其常。花元有閑
落。人自有行藏。三春看將過。花間吟未了。花
落可復開。人老難再少。人壽百歲稀。年々花
相同。花應笑吾愚。對花心如童。湍山雪不寒。
長堤霞有影。送香風微掀。漾彩波自靜。浮生
真如夢。觀花又幾春。逢日猶易夕。把杯醉花

神。人事多乖違。花時半風雨。花開又必落。人
樂又有苦。悵然花下立。酒醒愁更多。踟躕不
忍去。遂作春花歌。

花人歌 并引

墨陀之花。吾知其為美。金井之花。吾
知其為盛。吾既知其為美。為盛為美矣。而
不顧。特賞鹿島之花。於江山千里外。
誰不異焉。試辨之。夫墨陀金井之花。
美則美矣。盛則盛矣。而是獨為花而
已。鹿島之花。則不然。一隻樹一片花。

豈非舊交至情之所棲乎。如何不歌。
作花人歌。

數樹櫻花數隊人。人在花間歡聲頻。斯花斯
人咸舊識。花光清麗人忠純。花因斯人先榮
加。人假斯花交情親。此樂在人不在花。人自
是主花是賓。花映瓊筵人咸醉。人飛羽觴酌
花神。櫻花易落人易老。吾人對花惜短辰。花
不待人期難得。人間觀花又幾辰。花間別領
人世樂。有花有人故園春。

明治乙酉。告多良縣道開鑿工事竣。成

因試步焉喜而賦之。

彼崔嵬者何。維石巖々峙。石跡行旅少。唯有
菟與雉。運輸失其便。農商為不起。良民有所
感。經始來如子。工事不日竣。其業亦大矣。途
與治道開。坦々平於砥。簞々是民力。步々何
不喜。况且映我懷。滿目江山美。

明治丙戌之春。奉壽萱堂君七十七。

舟搖々兮以輕颺。喜滿懷兮入故鄉。阿母倚
閣兮待兒至。乃相逢兮喜洋洋。兒之所願無他
事。阿母強健壽無疆。古稀超七豈謂壽。兒之

所望未足償。時是春風和氣遍。忽有孺星照
北堂。人子至此喜何極。大會故舊壽筵張。碧
桃花麗三千歲。不老門頭柳條長。其禮簡而
其情厚。膝下含笑捧壽觴。仰看慈顏猶如童。
醉且高歌喜欲狂。滿腔有情難盡得。少以詩
畫充賀章。兒猶壯矣請安心。安心畢竟養生
方。兒亦應與阿母壽。母子永俱一家慶。

閑居

三旬許休寧。思賁何滋豐。三伏不知暑。悠々仰
仁風。不必探丘壑。不必覓林叢。小山林中居。

猶足安斯躬。離市雖不遠。不染世塵紅。高卧
北窓下。淡然百慮空。

賣水翁

神戶客中

都會人間六月寒。水晶塊滿水晶盤。憫他街
上賣水者。終日弄水汗不乾。

觀菊

不伍凡花競艷妝。超然獨立占秋光。清標自
是隱君子。霜裡長存晚節香。

題新居壁

彼鬱者何維樹。萋唯多山禽。少犬鷄雞小山之

南。綱坂西上天。錫予斯幽栖。林園雖隘有乾

坤。日月悠悠。小竹點千竿。竹足怡我顏。十步

徑。堪曳我藜。晴嵐入窓翠如滴。白雲擁門聲

欲迷。鑿井新汲煎茶水。探幽斜通竹門蹊。恰

是深秋黃花節。爽晴連日便鋤犁。時平何做

彭澤令。官閑自培菊一畦。不要門外白衣客。

日夕籬邊酒樽携。嗚呼如斯天恩寧不記。一

篇短歌向壁題。

自團子坂。經漆井。到巢鴨。觀菊盡日。乘
月而歸。

探菊東岡又北阡。任他俗客目花顛。歸途買
醉有餘興。風露滿街月色鮮。

觀菊

秋園有趣日盤桓。栽菊漫為彭澤看。昨夜窓
前雨聲急。朝來先已問平安。

初冬遊金龍山

滿山林木盡經霜。一徑和苔落葉黃。賴有後
園菊花在。清妝不變駐秋光。

村田清風小祥奠詩

三隅山上數尋松。鬱鬱凌雲晚翠濃。一片碑

成垂不朽。何歆秦世大夫封。

竹陰納涼

欲酬聖主奈無功。五十餘年懶夢中。世上炎
塵難拂得。竹陰深處覓清風。

聞清佛閣蒙既有事於福州有感

秋氣慘慘雨聲酸。亞海風急揚狂瀾。忽聞閩
越馬江畔。巨礮一聲開戰端。何人不好生惡
死。唯為勢迫進當難。血迸海上潮為赤。屍填
江口水為湍。自古宇內少寧歲。噫嘻蒼生何
日安。况又天下無義戰。姦猾恃力利是看。弱

肉強食不知饜。攫搏吞噬事勤殘。至竟公法
為何用。所謂文明都欺謾。如今當速固國本。
人事豈可附緩寬。悄然一夜青燈下。起披地
圖獨長歎。

咏竹

有竹有竹百尺竿。亭亭^亭凌雲幾琅玕。虛心貞
節淑女德。高標清姿可仰觀。其根龍蟠老愈
固。宜矣枝葉日平安。豈羨桃李媚春暄。此君
森翠誇歲寒。渭川淇澳不須說。賴有一簇綠
團樂。壽觴綠浮千歲影。曼玉音助滿堂歡。

戊子元旦書感

明治二十一年

旭日映窓萬象新。夙整衣冠上紫宸。咫尺天
顏祝萬歲。太平洪福及微臣。金門儀仗表尊
嚴。御苑和風自似春。隆矣金甌無缺國。恩威
并行安斯民。退朝遙祝北堂壽。德澤所被洽
家人。忠孝從來是家寶。百福非此莫由臻。

己丑歲旦

明治二十二年

世態難新年易新。忙中強祝一家春。紛々^紛私
議無由止。正々^正公論遂不伸。節義即今身許
國。文章何日語驚人。干戈猶釀帝京夢。憂患

豈唯胡馬塵。

已丑元旦口占

風物人心與歲新。至情先叙本支親。樓頭鶴
舞千年樹。檻外波浮萬里春。

萱堂君八十壽詞

一夜秋風搖。人子故園思。故園今多喜。千里
我神馳。自公退食後。日日望天涯。賜暇_得三旬。
荷恩向西陞。舟車雖太迅。歸心猶覺遲。歸來
入門巷。滿目皆舊知。旅情頓消盡。融然百慮
遺。屋結高原東。欄枕中川湄。樹古當栖鶴。洲_潤

深應藏龜龜。清風楊柳岡。隔海迎朝曦。彩霞暎
簾麗。菊花開東籬。吾心豈不喜。風物自如斯。
頻聞頌壽聲。一家逢佳期。親戚與舊故。團藥
壽筵披。肅然_肅跪膝下。欣_欣々獻壽卮。危危捧滿腔。
誠慈顏更怡々。堂上酒醺初。堂下歌起時。溫
溫和氣洽。寶婺照窓帷。歡喜不自禁。戲嬉真
如兒。舉觴重滿酌。唱來南山詞。南山長不騫。
貞固松柏姿。上天錫遐福。百歲復奚疑。人道
忠與孝。離此將焉之。何當報聖主。歸來長相
隨。

壬辰臘月。開天保會於萬清樓。席上次
石丸櫻水韻。櫻水名

世態人心幾變更。如今誰記舊交情。此間賴
有親朋在。尋得歲寒松柏盟。

癸巳元日 明治二十六年

屠蘇先酌萬年杯。霜滿鬢邊志未灰。客裏忙
迎新歲月。案頭懶拂舊塵埃。朝觀富嶽千尋
雪。夕插銅瓶一朵梅。最是乾坤清烈氣。警醒
吾鄙各心來。

賦得綠竹年久

清風戛玉響丹墀。萬古依然龍鳳姿。个个傲
霜皆勁葉。猗猗搖月有繁枝。虛心自具人君
體。貞節宜為臣庶師。王氏以來無好友。高標
獨被歲寒知。

雪中竹

移自漢吳路八千。兩叢籊籊御階前。松柏豈
專後凋美。此君凌雪節愈堅。龍影鳳姿永呈
祥。明治天子萬斯年。

雪中書感

黯澹寒空望欲迷。都門風物轉淒淒。城中積

雪深三尺。郊外何時花滿蹊。

衆樂園觀櫻明治二十七年

衆樂園中花似霞。花間廟古樹槎枒。對花遙想當年事。斯宴從來不在花。

同

花落何憂開何喜。開落自然是天理。其間有因落亦然。畢竟開落非偶爾。花時自古風雨多。勢榮終是不可恃。花開花落夢寐間。春日雖長去太駛。請看天地化育跡。消長之數固如此。涵滄天下觀花人。識不盛衰果如彼。

夏日偶成

仰看屋上山。俯聽屋下流。流水無晝夜。白雲自悠悠。悠世間炎塵埃。賴不入吾樓。日長几案靜。風清枕簟幽。功名非所願。富貴不可求。惟有寸丹在。斯志死不休。

七夕泛舟

中川一棹月。月影伴孤舟。舟去月亦去。舟留月亦留。去留兩無意。悠然泛中流。心與水月虛。斯時萬慮休。銀河倒影落。凭舷看女牛。炎塵不到處。獨占七夕秋。

初秋吟

彤雲猶連天。天外多奇峰。惟畏趙盾威。未見
白帝蹤。井畔梧葉碧。園圃細草茸。何處尋秋
色。閑卻一枯筇。歲月不待吾。老境常無惊。近
來又多病。百事渾踈慵。新涼總在竹。聊足洗
心胸。欹枕幽窓下。秋思伴壁蛩。

松蔭祠前步月

月上海東萬里天。影清松蔭神廟前。吾向明
月問往事。往事不答獨娟娟。萬籟聲斷江山
靜。乾坤如洗思悠然。月色不異萬古同。照來

人世幾變遷。

丙申除夜

明治二十九年

兩鬢繁霜歲欲新。東來西去老風塵。兒童不
識今宵感。燈火滿街笑語頻。

丁酉一月一日記喜

明治三十年

我家今歲極多嬉。親壽而康吾得兒。總是太
平無事澤。頑愚何以答明時。

大雪書懷

飛雪紛紛萬籟吟。老松獨立歲寒心。青燈一
穗小窓下。默坐書灰到夜深。

蘭竹雙清圖

幽思誰悲楚謫臣。風流吾慕晉高人。空山千載留遺愛。勁節孤芳共絕塵。

戊戌中元書感 明治三十一年

秋風入簾帷。人子豈勝悲。偏催風樹感。逝水不可追。忠孝無二致。事君孝可移。千慮邦家事。唯在鞏皇基。

庚子一月四日。雲霧日暄。與兒繩撮影。

喜賦 明治三十三年

吾家有喜致嘉祥。繩也健強爺亦康。正是新

年好風日。一雙形影至情長。

歲旦朝賀

吾事未新年已新。經綸無策愧佳辰。微臣徒浴聖明澤。仰祝南山昇紫宸。

歲旦

硯池未洗去年塵。曆日忽開今歲新。五夜鐘聲破殘夢。寒梅一朵已含春。

庚子元旦。讀和氣公紀事。

嗚呼烈矣護王和氣公。千載之下仰遺風。三十三年王一月。讀公傳紀氣如虹。神護景雲

當年事。怪雲妖霧。晝濛濛。雙手捧持天日光。
排擺雲霧。照蒼穹。當知大義不可犯。至誠貫
日與神通。大哉平安奠都業。遂致寶龜延曆
隆。嗚呼盛矣。金甌無缺國。永與天壤俱無窮。

歲晚書感

西去東來事又繁。一年三度入都門。江山有
約奈難履。空逐風塵荷聖恩。

旬餘不出門

梅子帶黃時。旬餘不出門。門無車馬響。唯有
雨聲喧。

為武富蚤堂畫竹題詩

不許紅塵一點侵。清風滿地綠陰深。因存高
節堅貞質。作此敲金戛玉音。

辛丑之秋。遭松蔭神社祭祀。日天高氣

清。年又稔矣。有感賦。明治三十四年

萬頃黃雲簇不飛。晴風十里稻梁肥。厚生有
道祖先業。繼述慙吾才力微。

賀谷口藍田翁八十

吾能知翁久。不可無賀章。篤信而好學。氣骨
帶風霜。確乎不可拔。不見亦何傷。韋編幾回

絕應覺滋味長。明通性命理。知微又知彰。夙
慨名分奈。謹議露鋒芒。一身唯許國。其志在
勤王。學問有根柢。講道精而詳。擇善不枉尺。
守操老更剛。時平俗將墮。憂之務障防。下帷
輦轂下。名聲聞彼蒼。明治辛丑秋。三五夜方
長。碧天皎月高。山河發清光。乾坤無纖塵。萬
象呈嘉祥。群賢咸未集。歡樂醉壽觴。結交四
十年。情誼久有常。八十未為遐。所願在無疆。
法天行之健。所以壽而康。

書感

明治三十五年

六十餘年事半非。行藏舒卷與心違。世間炎
熱奈難去。好嘯清風浴海沂。

頌天堂

明治三十六年
病院書懷二首

頌天濟物自通神。手裏刀圭別是春。看護有
方。病床穩。惠風滿院白衣人。

病院書懷

不覺人間歲月遷。頌天堂裏日如年。病軀占
斷小天地。免得塵寰名利牽。

癸卯歲晚

風物蕭條歲月流。寒燈影暗伴殷憂。百年長

計何時定方是國家危急秋

歲晚書懷

今日吾心有殷憂，病軀况又引新愁。都門霜雪髮將白，轉覺暮年歲月遒。

栽竹

栽竹喜清陰，清陰夏日長。葉_葉掃炎塵，無風亦自涼。

大森雜咏三首

讀書萬卷果何為，一片丹心有所期。嗟我金甌無缺國，夙將忠孝樹皇基。

同

人間萬事塞翁馬，苦樂可知無定疆。請看寒山梅一樹，凌來冰雪卻加香。

同

風入客窓霜氣侵，南郊雲物夜幽沉。此間感慨向誰語，惟有孤燈知我心。

春晚偶成

明治三十七年

正是園林四月天，殘紅委地綠如烟。世間衰盛吾何怪，花落花開亦自然。

佐久良

夾道芳雲映旭旗。春風吹送遠征師。此花鐘
得神州美，永配和魂護國基。

廣瀨中佐

有斯國而有斯人。國家所寶忠烈臣。皇統一
系齊天壤。國體尊嚴絕比倫。忠孝建基磐石
固。君臣父子道相親。百萬貔貅王股肱。義勇
奉公不顧身。嗚呼南豐人。廣瀨中佐。國體之
粹。人道醇。萬世高懸武臣鑑。宜矣呼之稱軍
神。櫻花如雪辭枝去。遺芳永傳東洋春。斯忠
斯烈原君德。仰瞻旭日麗蒼旻。

丙午元旦 明治三十九年

維明治三十九年。百萬王師振旅旋。義戰本
在解倒懸。仁者無敵自古然。旭日影麗東洋
天。瑞雪放光富岳巔。戶々松竹相睽連。凱旋
門頭國旗鮮。

咏鶴

東洋日昇處。一舉搏長風。因此冲天物。表吾
國運隆。明治三十九年戰捷之後。平和

松蔭神社祭日所感

請看東海萬里波濤奔。出自溪流混々源。請

看南山。矗々喬木茂。生自地中。縱橫根。萬物
基天人。基祖。生氣浩々。充乾坤。列祖積善。三
百年。福祉無疆。洽子孫。嗟我不肖。徒温飽。無
復孝道。報祖恩。松陰廟畔。松擎雲鬱々。蒼々
古色繁。旭日岡聳高。幾仞園櫻樹。間迎朝暎。
好風晴日。自似春。神旗影靜。氣温々。人子今
日多感慨。仰念祖先。采蘋繫。

小濱客舍

小濱之邑有神泉。々脈縮從自山巔。山之所
藏。疏與磬。地氣蒸冲。常吐烟。一浴振衣。温泉

閣。閣上清風俗慮蠲。此間胸裏無一物。度外
人世身如仙。多良之峰當簾聳。仰望青天思
悠悠。千々岩灘映欄碧。俯對長流絕塵緣。塵
緣全絕。萬象空。縹渺我心似乘船。窮通榮辱
非所願。守分知足獨樂天。

紹龍公二百年大祭恭賦。明治四十年

瞻彼高陵。古松蘿葱。有廟在陵。吾祖祖惟崇。
遲々麗日。温々和風。稻苗將挺。麥穗時秀。靡
地匪拓。靡植匪茂。嗟我農夫。扶老攜幼。豈曰
悠遠。神在如生。蘋蘩蒞藻。不腆簋盛。不腆奚

恤惟是至誠。辛苦經營。吾祖布惠。是斯衆庶。
子來助祭。祭祀爰虔。陳俎薦幣。星霜二百。風
美俗敦。敦視我猶昔。吁是祖恩。祖恩深厚。永暨
裔孫。鑿巖疏水。埋海廣地。滋潤十里。貽此福
利。炊煙簇起。西陲稱治。

予一夜夢與大給。龜崖晤寤而猶恍惚。
乃寄書問履動。未數日見寄詩畫。蓋在
互相祝。以使予安心也。予亦欣然把毫
寫竹一枝。題詩其上。以贈。

秋氣入庭樹。蟋蟀在堂時。夜靜獨憶友。萬里

夢魂馳。忽接平安信。併得松一枝。不翅松表
壽。係之以新詩。句々無限情。綴來慇懃辭。
濃添其色。萬葉垂翠蕤。對之祝君壽。想看歲
寒姿。詩畫兩有聲。足以慰相思。君日上東閣。
吾常住西陲。一年一相逢。別後天涯。雲樹雖
遙隔。膠漆兩心知。締得松竹交。請看綠猗々。

黃金行

嗚呼黃金哉。黃金衆所崇。蓄之權勢熾。積之
聲聞隆。黃金兮黃金。由汝有無通。多蓄誘驕
奢。無蓄人事窮。惟在審分度。慎辨私與公。悖

入則悖出。須積勤勉功。勿止于利己。巨福在
共同。勿賴他人力。成業始於躬。當養至剛氣。
最忌柔懦風。富是不可求。為善財自豐。

后 戊申歲朝 明治四十一年

日色如春和氣融。衣冠夙上紫宸宮。微臣恭
奉南山壽。咫尺天顏儀禮隆。

戊申政始日

大臣先奏神宮事。忠孝由來無二致。建國之
基固若斯。嗚呼達德在三器。

新年途上口占

好風晴日助繁華。兒女遊嬉千萬家。正是都
門新歲月。滿街松竹翠如霞。

冬日偶成

正大流行吾道存。營營何必事追奔。動中有
靜塵機息。獨對梅花讀魯論。

小濱客舍值中元

彬子養病在小濱。客舍無事風月親。萬頃綠
波清我心。一脈溫泉健此身。今夕忽值中元
秋。遙望家山獨傷神。身在他鄉難與祭。不掃
家山先塋塵。不肖偏惶辱祖先。感古慨今夢

更頻夢魂一覺思祖先。訂渚清處爰采蘋。

己酉旅興

明首

四十二年

春雲暗澹蔽瓊姿。不使吾曹著惡詩。妙趣從來嫌暴露。葆真還覺一層奇。

望山北驛

同

雨霽乾坤眼界寬。奔車終日路平安。櫻花送我迎我。千里載春還故山。

同

頭童齒豁耳將聾。東去西來一老翁。軀體既雖如稿木。此心猶似火初紅。

同

老杉古檜映波繁。神廟巍々千載存。題曰江山佳麗地。親王筆蹟揭來尊。嚴島

別府雜興

三首

海水溶々當檻流。清風白露滿高樓。銀河倒影天低處。齒齒灣頭七夕秋。

同

暮潮啗岸櫓聲還。浴罷客亭心自閒。正是灣頭日沉處。煙波彷彿豫州山。

同

利戶名樞無所關。超然如不在人間。三竿旭日
洋洋水。一抹炊烟淡淡山。

別府客舍觀帆足。氏所藏竹田翁桃花
流水畫幅。

一幅桃花流水圖。筆端瀟灑洒片塵無。今吾占
得別天地。脫卻人間名利衢。

溫泉行

南豐之東望悠然。三十六灘水接天。菡萏灣
頭綿岳下。一道溫泉眼。連海渚洲汀皆帶
熱。潮水處。猶看烟。一浴靈泉心身爽。痼疾

沉痾無不痊。况有名山勝水趣。占得風月無
限權。烟波風月無常主。收拾自在不用錢。渾
忘得喪與榮辱。此中曾無俗慮牽。萬物靜觀
天地大。俯看躍魚仰飛鳶。句不求工任其真。
漫賦客中詩一篇。詩成凭欄忽忘詩。閑數前
港去來船。客舍日長無個事。優遊恰是似少
年。神井克遣人。不老。不老街頭不老泉。

上京途上口號

黃葉斜陽秋色清。西風吹送幾行程。旻天錫
我卧遊福。千里閑眠上帝京。

己酉歲晚

老來慵聽世論紛，屋齷齪何求達與聞。欲送殘年餞無物，功名於我是浮雲。

庚戌一月卧病，有所思，檢維新當時秘書，有感賦。

卧病經旬不出廬，老來世事自空疎。丹心一片未消盡，獨檢維新當日書。

新年宴會

劍佩相連御宴新，天恩優渥及微臣。微臣醉德玉杯暖，金殿當頭別有春。

別府雜興併引

余齡已垂古稀，精神則未覺衰。然體軀殆將老羸，而余之為務也，未嘗衰者。有三焉：曰未有所報聖恩也。曰一家之基礎未確立也。曰鹿島之庶事未整理也。此三者，乃余之所任，而不可不謀其完全也。此所以有待于余心身之旺盛也。而養生養心之方，莫愈閑無事。因每歲夏時，遊于豐後別府溫泉場，豈敢云擬曾點浴沂之高。

雅乎哉。

前遊回首猶如昨。一歲光陰繫不留。江水依然吾老矣。悠悠往事付潮流。

別府不老閣。佐賀縣人招飲席上。

相值相逢和氣洋。他鄉猶是似家鄉。嗚呼三百年交誼。情話笑談聲滿堂。

書懷

未有涓埃答聖恩。丹心一片老猶存。少年頻唱勤王論。剩得朝衣舊淚痕。

天長節

聖壽彌高帝道恢。雞林新入版圖來。菊花香送豐明殿。瑞霧祥烟滿御杯。

題東久世竹亭富岳圖

筆有精神氣自雄。一揮偏欲奪天工。偉容壹萬二千尺。收得壁間隻幅中。

遊松濤園賦呈直映公

畦畝井然棋局平。欽公學術究微精。松濤園裏春風遍。百卉欣欣皆向榮。

曾我子養病在熱海別墅。見贈梅花三片。因賦此贈。

字々字橫斜帶暗香。一封華信自南方。芳情馥
于梅花馥。忽覺春風滿草堂。

以錦雞間祇候之格奉候天機。

御溝楊柳鶯黃新。東閣官梅已報春。一日萬
機圖治際。優恩賜謁慰微臣。

冬日參朝

車轅晨霜上紫宸。宸宮風軟氣如春。迂愚何
幸辱天眷。擢櫟猶霑雨露仁。

偶感

功名之地未曾安。得喪窮通如轉丸。靜看浮

雲多變態。南樓高處獨凭欄。

貯書行

貯書萬卷滿草堂。亦是吾家無盡藏。一冊書
目極珍重。時々披之備逸亡。不逸不亡存櫝
中。几案終日樂無窮。汗牛充棟何必期。唯願
勿委蠹書蟲。

竹根歌

南豐之地產美竹。猗々何必說淇澳。不羨渭
川千畝富。遙向濠洲事販鬻。

偶感

冠佩在身慙素猿。仰思祖澤與君恩。讀書萬
卷成何用。忠孝唯當沂道源。

寒梅

豈班名苑較妍媸。玉骨冰容獨自持。老幹槎
牙風雪裏。暗香何必要人知。

辛亥歲旦

明治四十四年

維歲明治辛亥春。吾家有慶吉祥新。詩尊雖
鳴書釐降。人道始於夫婦親。

別府客舍

高樓日暮倚欄干。秋氣入襟衣欲寒。山風忽

捲陰雲去。吹出天邊月一團。

別府多鬻釣竿者。予不好垂綸。亦買一
竿。斷作拄杖。昕夕散策。以為養生之方。
釣竿裁得短筇成。出入鏗然爪有聲。憐汝慙
慙厚扶老。江邊山麓伴吾行。

秋日田家

十里黃雲歲又穰。秋深村落穀登場。古條山
下斜陽外。喜看炊烟戶戶颺。

咏梅

一樹老梅冰雪姿。清寒透骨瘦逾奇。玉樓金

殿非君處，卻傍竹軒茅屋宜。

湘南鵲沼雜咏四首

天地冲融萬物和，不知歲月疾如梭。芙蓉一
方三千尺，影漾女神祠畔波。

同

稚松滿目綠萋萋，十里平沙望欲迷。正是湘
南好風景，芙蓉峰下夕陽低。

同

幽窓無事晝猶閒，富岳相洋指顧間。已覺南
枝春欲到，朝來曳杖不知寒。

同

萬里長江萬里風，碧波無際接蒼空。美哉東
海日升處，一朵芙蓉帶淡紅。

客舍歲晚二首

匆匆烏兔似飛梭，織作人間愁緒多。一片丹
心消未盡，送來徂歲奈吾何。

同

不識人間歲晚忙，客中為客入仙鄉。光陰恰
是離弦箭，百事回頭夢一場。

題墨竹

滿天生氣綠參差。日日平安風露滋。終爾隱
雷地中動。喜看林下出龍兒。

與大給黑田海江田其他諸子會飲

高樓置酒一團親。談笑寧論主與賓。中有琵琶
動吾感。欲將古道養天真。

壬子一月吾家有慶 明治四十五年

遠向故山思欲馳。門闌有慶夢熊羆。祖先遺
業子孫計。建得吾家萬世基。

都鄙迎年

太平洪澤遍邊隅。萬戶迎年各盡娛。皞々陳

來自由說。不知帝力有於吾。

觀插秧

終日在田勞可思。汗和梅雨濕衣滋。嗟斯農
婦纖微手。支得邦家殷富基。

間居

閑對南山不出門。昨非今是又何言。人間老
去常蕭索。唯有忘憂襁褓孫。

感慨

胸裏如麻夜不眠。往時回首總茫然。嗟吾踈
拙多過事。豈敢尤人豈怨天。

思往慮來。夜不眠。得一詩。
江山在眼。我心閑。晚得人間名利閑。回顧往
時。恍似海。扁舟過盡世波艱。

溫泉寺

天馬來兮朝政衰。忠良去兮時事危。女謁內
行奸臣近。直言不容獨自悲。

小濱雜咏五首

人間萬事莫非天。榮辱從來任自然。終日申
客窓下。魯論閑讀二十篇。

同

頓覺胸中日月閑。山村水郭隔塵寰。溫泉閣
上秋風夕。十里潮流碧一灣。

同

回首西南望更遙。名山勝水奈難描。扁舟歸
處斜陽靜。獨對秋風看暮潮。

同

正是清風白露秋。一團明月一灣流。倚欄占
得江山美。不羨坡翁赤壁遊。

同

清風驅午熱。夜氣洗塵襟。獨對中天月。深知

君子心。

小濱長歌

火國南方地勢雄。山高水長指顧中。一掬涼
味夕入簾。萬里潮流送秋風。雲耶山耶吳耶
越。賴翁佳句真不空。吾來下車勝絕地。雲岳
之麓海濱東。佳哉潮聲與山影。愛看縹渺雲
外景。吾心已在物之外。脫得人間榮辱境。行
止從來無所定。靜中有動々中靜。吾非知者
非仁者。樂山樂水是天幸。人間萬事都在天。
好養其真任自然。滄海之水纓可濯。一浴溫

泉塵慮蠲。心靜客舍無箇事。日長恰是似少
年。日々悠然憑虛思。洒脫又是俗中仙。仙居
數旬小樓上。風掀疎簾西窓敞。枕簟清涼客
夢穩。早起下樓晨曳杖。此間曾無戚々情。只
覺胸襟坦蕩々。晚來凭干仰青空。銀河斜懸
秋氣爽。

壬子元朝

年齒今朝及古稀。始知六十九年非。庸才處
世太踈拙。心事從來奈易違。

癸丑仲夏別府客舍所見

大正二年

匆匆歲月疾如箭。回首遊已二年。不老泉頭
之温泉名今我老。笑將窮達付蒼天。

歲晚口號

嗟我經綸術太踈。白頭徒讀聖賢書。行藏有
道哲人事。自在山雲任卷舒。

嬉野口占大正三年

西肥之西嬉野村。村出靈泉地氣温。地氣雖
温山氣爽。况有清流映南軒。吾來下車宿閑
齋。欲洗除胸裏塵煩。寐思家山夜熱苦。寤慮
嘉猷貽兒孫。曉氣滿身竹帶露。日夕道遙涉

小園。昕夕所為無他事。浴澡睡眠又加強。聞
道日長似少年。斯境別有小乾坤。身在異鄉
作旅客。一家團藥藥自存。村人待吾太慇懃。
惟淳惟樸風俗敦。此中心廣體亦胖。真是人
間不老門。

甲寅之秋八月初四日夜觀月有感

惟義惟仁我武揚。朦朧壓敵鎮東洋。遙思渤
海灣頭月。影映劍光凝似霜。

大正乙卯改旦試筆大正四年

迎新翁。姬掌兒孫。拜謝祖先。罔極恩。松樹蔭

深千載。綠。魏乎神德。護家門。

絢堂遺稿終

